

〈瞳孔裡的古城〉 王鼎鈞

我並沒有失去我的故鄉。當年離家時，我把那塊根生土長的地方藏在瞳孔裏，走到天涯，帶到天涯。只要一寸土，只要找到一床乾淨土，我就可以把故鄉擺在上面，仔細看，看每一道摺皺，每一個孔竅，看上面的鏽痕和光澤。

故鄉是一座小城，建築在一片平原沃野間隆起的高地上。我看見水面露出的龜背，會想起它；我看見博物館裏陳列在天鵝絨上的皇冠，會想起它，想起那樣寬厚、那樣方整的城牆。祖先們從地上掘起黃土，用心堆砌，他們一定用了建築河堤的方法。城牆比河堤更高，把八百戶人家嚴密的裹藏在裏面；從外面仰望，看不見一角樓，看不見一根樹梢，只見一個長方形的盒子，在陽光下金色燦爛。牛車用鑲鐵的輪子壓出筆直的轍痕，由城門延伸，延伸到遠方。後面的車廂從前面留下的轍痕上輾過，一輛又一輛，愈壓愈重，轍痕愈明亮，經過千錘百鍊，閃著鋼鐵般的冷光。雨後在水銀燈下泛光的鐵軌，常使我聯想到那景象。

對這個矩形的圖案，我是多麼熟悉啊！春天，學校辦裡遠足，從一片翻滾的麥浪上看它的南面，把它想像成一艘巨艦。夏天，從外婆家回家，繞過一座屏風似的小山看它的東西，它像一座世外桃源。秋天，我到西村去借書，穿過蕭蕭的桃林、柳林，回頭看它，像讀一首詩。冬天，雪滿城頭，城內各處炊烟裊裊，這古老的城鎮，多麼像一個在廢墟中剛剛甦醒的靈魂。

這就是我的故鄉。

故鄉是一個人童年的搖籃，壯年的撲滿，晚年的古玩。……

據說，我的祖先，從很遠的地方遷移來此。

據說，祖先們本來住在低窪近水的地方，那很遠的地方盛產又甜又大的桃子，種桃是每個家庭的副業。桃園在結成果實之前，滿樹滿林都是美麗的花，而有桃林的地方總離不開綠波碧草。那是圖畫一般的世界。

那究竟是什麼地方？誰也說不出來。傳說總是神龍怪獸，從雲裏霧裏伸出頭來，教人難以相信。但是，這是惟一的說法，你又不得不信。

據說，這個豐足安樂的家族，差一點兒全體滅頂。那時，他們家家正在桃林裏摘桃子，人人仰臉向樹，在明亮的天光下，溫柔的春風裏，人面和成熟的桃子一樣紅潤。又是一季好收成，多少幸福多少夢。

不知怎麼，他們的鞋子溼了。

不知怎麼，有些人的腳踝浸在水裏了。這些人停止了摘桃時常唱的民歌，登上樹枝，研究從那兒來的水。

來歷不明的水，陰險的流著，一寸一寸侵占過來。樹林裏的人聽見一片翅膀撲擊的聲音，一片帶著驚恐的雞聲，知道家中也浸了水，想趕快回家看看。可是水的來勢麼快，一隻黃狗從村中竄出來，游入桃林，望著樹上的主人狂吠。樹上的人這才看見，水面上漂漂盪盪的，都是浮著的桃子。

這一場突如其來的災變，弄得大家喪失了思考的能力。有一個人，大概是祖先裏面最果敢的人物吧，他高喊一聲「快逃命啊！」跳下樹來，衝出桃林，向林外乾燥的地方奔去。那隻黃狗緊跟在他後面；到了林外，又竄到他的前面。

其他的人，不知道是從催眠中醒過來，還是本來清醒現在被催眠了，一齊奔出林外。那狗跑在前面，不時回過頭來看他們，他們就緊緊跟著那狗。

這些人展開了一陣絕望的奔逃，那是他們自己難以想像、後世子孫也難以想像的飛奔，他們向前一步，水在後面跟上一部，水流緩緩上漲，像吐信的蛇舐他們的腳跟。天聾地啞，只有那隻黃狗不時回頭看他們，等待他們。

也不知逃了多久，黃狗停下來了，疲乏不堪的人們東倒西歪坐在地上，著口喘氣。可是他們「啊」了一聲，又跳起來，他們回頭看見自己經過的地方濁流滾滾，無涯無際，他們的桃子，他們的桌椅，他們的牛羊，他們的屋頂，不斷從眼底流過去。有些人放聲大哭。

可是人人感激那隻黃狗，如果沒有這隻狗幫忙，他們慌不擇路，多半要受桃林外複雜地形的困制，躲不過這劫難。天不絕人，人也不要自絕。想到這裏，人人又抖擻精神，把舊家園拋在腦後，邁開沉重的腳步，踢起一片黃塵。

從那時起，這個家族不殺狗，不吃狗肉，步舖狗皮。

在那座小城裏面，靠近南牆的一隅，有我的第一母校，一所完全小學。校址本是一座大廟，由族人中的維新之士出面拆毀，改建教室。當我入學之初，廟宇還賸下一座大殿，殿裏端坐著一尊戴紗帽穿素袍的偶像，滿臉和善滿足的表情。那時候，倘若學生犯了過失，老師就命令犯過的人向神像行一鞠躬禮，以示「薄懲」。後來，這最後一座偶像也拆除了，……我還記得它被人們拉下寶座，倒在地上，它的紗帽破碎，胸膛裂開，但是臉上的表情依然很和善，很滿足。……不久，大殿改為禮堂，紀念週和畢業典禮都在裏面舉行。

一年一度的畢業典禮是地方上的大事，老族長親自來看新生的一代，銀髮飄擺，滿座肅然。典禮完畢以後，有一個固定的節目是老族長帶著畢業生由東走到西，由南走到北，在每個有故事的地方停下來，述說先人的嘉言懿行。「天降洪水」的傳說，就

是從他老人家那裏聽來的。

我小學畢業的那一年，老族長已經相當衰老，在左右有人攙扶之下，步履艱難。典禮進行中，他眯著昏暗的眼睛看我們，看得好仔細、好費力。典禮後，校長勸他回家休息，他堅持那一年一度「畢業旅行」，他說，他要讓這些即將長大成人並且可能離鄉背井的孩子，對自己的「根」有清楚深刻的記憶。他一息尚存，必定親臨。他叮嚀校長：即使他一病不起，這個節目仍然要由活著的人年年舉行，不可簡免。

校長只好派人去找一轎子。那時候，除了新娘以外，已經沒有人坐轎子了，不過，坐過轎子的人還存淘汰下來的舊轎。我記得，校長找到一頂灰色的轎子，由四個人抬著走，比新娘乘坐的花轎要小巧一些。我們跟在轎子後面出發，望著起伏跳動的轎頂蜿蜒而行。

坦白的說，我們那時都沒有多少歷史感，我們愛東張西望，愛交頭接耳，愛別人的耳朵，愛走出隊伍去無緣無故猛敲人家的大門。老族長的聲音啞啞微弱，他的精神已經不能貫注我們全體，所以我們是散漫的、不經心的。老族長說些什麼，我大半沒有聽，不過有一件事我永遠不忘記，他帶我們去看祖先挖成的第一口井。

好久好久以前，祖先們以劫後餘身，漂流曠野，尋找一塊合適的地方安身立命，也不知走了多少年、多少里，也不知流了多少汗、多少淚，終於來到這塊高地。

族人裏面一個心思細密的人說：「這裡地勢高爽，永遠不會鬧水災，我們就在這裏安家吧！」

遠看這個小小的丘陵，的確像是萬年不壞的座基。登上丘陵四望，一片金色沃土，不啻天賜的糧倉。丘陵並不太高，而且頂端平坦，天造地設是個蓋房子生兒養女的地方。大家都很滿意。

「我們先挖一口井，看看能不能挖出水來，如果有水，那就是天意。」

破土之前，他們焚香叩拜，有一個簡單的宗教儀式。破土之後，大家看著井口一寸一寸深下去，看著土從井裏面一團一團提上來，漸漸的，提上來的土變了顏色，漸漸的，提上來的土有了水分。

開井的人全身濕淋淋的爬出井口，大叫：「有水！水很甜！」

四周有幾百人同時誦念：

阿彌陀佛！

井水上升，水中出現了一組又一組人影。從那時起，一代又一代的影子輪流倒映在井水裏。但是，我們來時，井水已涸，只有井旁一顆老槐樹依然枝葉繁茂，亭亭如蓋。那天天氣炎熱，我們都往樹蔭裏擠，都站在井旁，看清楚了荒草間有一個黑黝黝

的破洞。

我也看清楚老族長一臉的虔誠。古井雖涸，祖宗英靈不昧，當初憔悴襤褸的先人如今已繁衍成衣冠楚楚的大族，荒涼的土丘經營成堅固安全的城堡。站在寬可馳馬的城牆上內望，望不盡鱗次櫛比的瓦脊簷，望不盡結滿知了麻雀的槐柳，數不清那裊裊炊烟和傲然的貞節牌坊。那飄著國旗、飄著歌聲的地方，是我們的學校，年年有人在這兒長大，年年有人從這兒跟著族長繞行全鎮，認識自己的歷史，走在街心，吸兩旁門窗散發出來的氣味。

烤紅薯的香味；

醃肉的香味；

醬菜的香味；

陳年老酒的香味。

倘若輪盤就此停住，我們贏定了。可是輪盤要命的轉著，轉出一個久久不雨的夏季來。這時，我在故鄉三千里外，道路多壘，親朋無字，旱災的消息是得自零碎模糊的傳聞。我聽說整個夏季，故鄉的天氣異常晴朗，晴朗得可以敲出聲音來。我聽說池塘乾涸了，青蛙跳出來，成群成堆死在街上，整條街都是牠們死體的臭味。

我聽說老鼠走出洞外找水，寧願被人打死。我聽見了許多可怕的事情。

我聽說所有的井都乾了，家家到西郊的小河裏挑水。在這要命的時刻，土匪蜂擁而至，他們一直覬覦這個易守難攻的城鎮，現在有了一試的機會。他們圍城，切斷水源，逼得族人皮膚紅腫裂開，逼得族人不洗臉不洗澡不舉重不疾走小心避免出汗，逼得男人貯存小便，逼得母親無法用奶水制止嬰兒啼哭，卻去吮吸嬰兒臉上的眼淚。逼得族人瘋狂的挖井，挖出來的只是飛塵。逼得族人殺牛殺羊喝牠們的血。當初祖先們驚魂甫定，滿腦子都是水災的恐怖，沒料到後世子孫受這般無情的煎熬。每夜每夜，土匪環城堆積木柴，升起熊羆之火，幾十堆野火整夜不熄，像一道一道催命的令牌壓迫守城的人，比無情更無情。

他們自必死。半數戰死半數渴死。他們並未期望奇蹟。他們中間有一個人，經過祖先留下的那口廢井旁邊，又看見那棵槐樹。古槐已經枯死，那時，城牆裏面所有的樹都成枯枝。這人大概是族人中間視力最好的一個，他看出老槐似乎又帶幾分綠意。他用指甲去挖樹幹，挖掉表皮，裏面滑溜溜，黏答答，藏著生命的訊息。怎麼？老槐樹又活了？怎麼可能？他在井旁沉思。驕陽之下，汗出如漿，也忘了擦拭。他想出一個道理來。他大叫一聲，飛馳而去，完全不顧他要損失多少水分。

他也必定是口才最好的一個人吧？可惜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說服了那些奄奄一

息的壯男來淘這口酒井。他相信井下有水。大家忍死工作，恨恨的說，倘若徒勞無功，他們要殺死提議淘井的人。那提議淘井的人鎮靜的堅定的等待結果。他大概最鎮靜最有自信心。

這口古井是一個奇蹟，它果然冒出水來。復活的泉，大自然的秘密精力，救活了老槐樹，救活全城全族。忽然看見水，人們多麼迷惑，多麼瘋狂，多麼滿足！婦女們把水桶裝滿，手浸在裏面，把嬰兒浸在裏面，先是嘻嘻的笑，後來嗚嗚的哭。

據說，守城的人提了幾桶清水從城上倒下去，土匪就退了。城裏有足夠的子彈，足夠的射手和糧食，現在又有了足夠的水，土匪還有什麼指望？我想，這次大旱，一定給故鄉留下許多烙痕，等著我去憑弔、撫摩。可是我不能，我在三千里外，只能捕捉一些道路傳聞。

故鄉，對於我，又進入傳說的時代！

賞析：

王鼎鈞（1925年4月4日—），山東省臨沂縣蘭陵（今臨沂市蒼山縣）人，是台灣當代有名的散文作家。創作以散文為主，其它還有詩、小說、劇本及評論。現旅居美國紐約，專事寫作。他從小就接受中國古典文學的薰陶，14歲開始寫詩，19歲在陝西西安康日報發表第一篇作品「評紅豆村人的詩」。

由於對日抗戰，王鼎鈞少年時代就和家人分離，抗戰末期初中畢業即輟學從軍，1949年隨國民政府軍隊來年到台灣。來台後受王夢鷗、趙友培、李辰冬諸先生調教，奠定寫作基礎，終身自學不息，努力不懈。幾十年來，他寫了二十多本散文，文字精練，風格多樣，無論抒情、說理都極為出色。他的成名作「人生三書」中的第一本——《開放的人生》出版於1975年，至今仍膾炙人口。《碎琉璃》、《左心房漩渦》等抒情散文描繪故土家園，讀來仍是十分出色。

〈瞳孔裡的古城〉這是一篇思鄉的文字，寫出祖先胼手胝足、披荊斬棘的奮鬥歷程。這篇文章意在營造一種「時空的距離感」，描繪出心中那久遠的故鄉形象，透過「據說」、「傳聞」的語彙，有一種歷歷在目，親近卻又遙遠的心理距離。

在結構布局方面上，先以瞳孔裡的點看「故鄉」，切入題目；再次鋪敘記憶中故鄉的種種，交錯著「今」與「昔」之間的轉換，從「據說」、「水患」、「流離」、「匪亂」、而後度過難關「安居」，顯現出祖先的智慧和毅力，以致於今，在作者的瞳孔裡仍迴盪著故鄉命運的起伏和祖先堅忍不拔的精神生命。散文結構嚴密，故事虛實交錯，融合小說筆法的敘事技巧，是一篇極佳的懷鄉之作。

品味時間：

1. 請你描繪出自己故鄉的景物和人物風景嗎。
2. 請分享：這篇文章中，最令你印象深刻的一幕景象？
3. 王鼎鈞從「瞳孔」中，看到古城？那你能從「瞳孔」中看見什麼？